

## 說說對聯的自對



文  
史  
叢  
譚

對仗，是對聯和格律詩頸聯要素的正格的對仗要求上下句語法結構相同，意義對稱、對應、對比、對立、相連或相因。有詩家藝高，上下句對仗，本句中也作對偶，稱之自對，也稱當句對，如崔鈺《哭李商隱》的「烏啼花落人何在，竹死桐枯鳳不來」，本句鳥啼對花落，竹死對桐枯，而上下句鳥啼對竹死，花落對桐枯；杜甫《秋興八首》的「珠簾繡柱圍黃鶴，錦織牙檣起白鷺」，本句珠簾對繡柱，錦織對牙檣，而上下句珠簾對錦織，繡柱對牙檣。此兩例本句自對、上下相對，是爲工對。

自對本是一種技巧，有詩家「取巧」，以本句自對而對句不求工，對之以不同物類，試看唐人的詩：五言中的自對，主要爲並列雙音詞兩字自對，上下句之對只取其結構相同，如李商隱《風雨》的「黃葉仍風雨，青樓自管弦」，風對雨，管對弦，然後風雨對管弦；薛濤《井梧吟》的「枝迎南北鳥，葉送往來風」，南對北，往對來，然後南北對往來。七言句式，通常是前四字兩兩自對，然後兩句相對，如白居易《初教士後戲酬留守牛相公……》的「炮筈烹魚飽餐後，擁袍枕臂睡眠時」，炮筈對烹魚與擁袍對枕臂，同是動賓結構；

杜甫《江村》的「自去自來堂上燕，相親相近水中鷗」，自去對自來與相親相近，同爲偏正結構狀語加動詞；李嘉祐《同皇甫冉登重玄閣》的「孤雲獨鳥川光暮，萬井千山海色秋」，孤雲對獨鳥與萬井對千山，皆爲偏正結構定語加名詞。

王力在《漢語詩律學》中談到自對時說：「如果上聯句中自對，則下聯也必須句中自對，上聯和下聯之間不必求工。」又說，「甚至於上聯和下聯之間幾乎完全不像對仗，只要句中自對是一種工對，全聯也可以認爲工對了。」

當今的對聯家們，常常只圖本句自對而忽略上下句相對，可能因誤讀王力之故。王力說的是「不必求工」，不是「不必求對」；說的是「幾乎完全不像對仗」，不是「幾乎完全不是對仗」，「像與不像」是就「不是與是」說的：他們「幾乎完全不像兩兄弟」，實是兩兄弟；他們很像兩兄弟，實則並非兩兄弟。「幾乎完全不像對仗」，實乃對仗，只是「不必求工」，而求語法結構相同耳。王力舉的兩個例子正是如此：

清氣若蘭 虛懷當竹 流水長亭 春風靜宇  
樂情在水 靜趣在山 細雨一室 修竹萬山

蘭、水、竹、山儘管物類（古人稱作詞類）不同，但都是名詞（語法學上的詞類），句中都作賓語；而另一聯，不管動詞流，還是名詞春，句中都作形容詞用，是爲定語。語法結構相同，調性必定相同；調性相同，有时語法結構未必相同。

南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談到「唐代詩文，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，謂之當句對」，舉了詩文若干例子，其中文的對偶句也是相同的，試擇其選自《滕王閣序》的兩例說一說：

「騰蛟起鳳」對「紫電青霜」，騰、起是動詞，對顏色名稱紫、青，看似「不像」，然句中騰、起、紫、青皆爲定語，看一看原文句子當更清楚：

騰蛟起鳳 孟學士之詞宗—孟學士之詞宗（是）騰蛟起鳳（飛騰的蛟、起舞的鳳）

紫電青霜 王將軍之武庫—王將軍之武庫（藏）紫電青霜（寶劍）

「襟三江而帶五湖」對「控蠻荆而引甌越」，三江和五湖是偏正結構，蠻荆和甌越也是偏正結構。蠻荆：（古稱南）蠻的荆（州）；甌越：（古時國都在東）甌的越（地）。

須知，不管是修辭講的對偶，還是詩詞講的對仗，都是指上下兩句的相對，誠如王力先生言，「古代的儀仗隊是兩兩相對的，這是對仗這個術語的來歷。」如果連語法結構相同都不講究，那可就「方便」多了，譬如像「清風明月」這樣自對的結構，就可以任何自對的形式對之：花鳥／蟲魚（花鳥與蟲魚自對）、多彩多姿、載舞載歌、無慮無憂、虎嘯龍吟、走馬觀花、浩浩蕩蕩……，如此，從形式看已不成對，整體已失去對聯的形態和特點。

總之，對聯的自對，應該是本句自對然後兩句相對，相對可寬，寬以語法結構相同爲限，語法結構不同則不成其爲對聯矣。



天  
南  
地  
北

陳志宏

## 八歲的幸福

天南地北，我所住的城市盱眙沿淮河小吃攤上，辣湯是市民的早餐，打，當然賣辣湯的攤位邊上，除了賣包子或是賣煎餅的之外，也多有賣油條或是烙燒餅的，一乾一稀，硬食你自挑，嚼着餅，喝着湯，片刻小坐之後，一天有滋有味的生活從喝湯便開始了。

對於從小就生活在贛撫平原的我來說，山是稀罕物，只存活在字典裡，了無印象。故鄉屬江南丘陵，晨昏之間，或站在村口，或立於田畈，或爬上樹去極目遠眺，隱隱約約的山形，依稀可辨，成了雲上最美的天際弧線。

直到八歲那年，父親帶我同遊廬山，才知道所見的天邊遠山，只是矮嶺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旅遊對生活在城裡的人來說，也非易事，對鄉下人而言，更是新奇。父親知道機會難得才執意要讓我去嘗這個鮮。

那年國慶節，父親所在的村小組織優秀教師

對仗，是對聯和格律詩頸聯要素的正格的對仗要求上下句語法結構相同，意義對稱、對應、對比、對立、相連或相因。有詩家藝高，上下句對仗，本句中也作對偶，稱之自對，也稱當句對，如崔鈺《哭李商隱》的「烏啼花落人何在，竹死桐枯鳳不來」，本句鳥啼對花落，竹死對桐枯，而上下句鳥啼對竹死，花落對桐枯；杜甫《秋興八首》的「珠簾繡柱圍黃鶴，錦織牙檣起白鷺」，本句珠簾對繡柱，錦織對牙檣，而上下句珠簾對錦織，繡柱對牙檣。此兩例本句自對、上下相對，是爲工對。

## 香港的地名

關 平

中亦少見提到，如來自印度的祆教（Zoroastrianism，早期香港人俗稱白頭教）徒在港知名人士中有摩地、遮打、羅旭龢、律敦治，都是翹楚人物，著名商人，留下以他們命名的街道和醫院，天星小輪是由祆教徒創辦的公司標誌那顆星星是祆教的標誌。開埠早期殖民地政府中層僱用了不少澳門土生葡萄牙人，因他們懂英語也能夠用粵語與華人溝通，灣仔中環交界的聖佛蘭士街一帶是他們的聚居地，九龍半島割讓後葡人開發何文田的梭桿道，成爲他們另一聚居點。

書中談到香港人把印度人叫「摩羅差」的來源也很有趣。「摩羅」（Moro）是葡萄牙人對來自北非的摩爾人（moors）伊斯蘭教徒的稱呼，葡萄牙人到印度後佔領果亞，因當地人膚色黝黑信仰伊斯蘭教，也叫他們「摩羅」（Moro）。

利希慎後來把怡和公司的前山買下

車路還是怡和街，旁邊的糖街，是怡和公司的電

製糖廠舊址。

利園遊樂場拆卸後改建成居住區，街道還保留

利氏家族的命名，如希慎道、利園山道，以他們

的高級職員

是怡和公司

的電

車

是怡和公司

的電